文莊集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文莊集卷十九

書

宋 夏竦 撰

上巡撫使裴司封書

右伏以國家幅員億萬廢古封建州縣之治責在庶官用一賢則數十百里有受其賜者用一不肖則數千萬屋有當其暴者故朝廷年間屢下詔書切責所在長吏察舉良士而吏道益雜賢者益寡不肖者愈衆其故何

哉蓋薦舉之官罔思沮勸事有驅走暴露艱險刓弊無
功而多過者非清苦勤謹則不用也事有宴安温潤平
易整葺無咎而多譽者非親舊暱幸則不用也皆謂公
舉受賞不若私舉受罰故舉制益艱而舉狀益謬情害
於道可勝紀哉使忠信者惕惕自晦什處伍列但以道
佞人人不知則佞他人他人不知則復佞他人終不敢
以心腹肝膽從人以求知也浙江東西地長千里亦有
退伏兢慄茹蔬飲水以待人者待之不得則復待之復

待之不得則有中夜而起望象魏而北嘆思得賢使者
觀省南夏按察良苦無何精誠所感陰陽有開果遇執
事擁傳東下諭朝廷之意勞問高年疎決囚繫士之有
所待者皆歌忭相慶如早嶺焦枯而甘雨垂降誠以執
事豁達正直蹇諤剛毅為國家諫諍之冠冕為蒼生號
訴之梯石終不忍使可以鎔鑄翦拂者沉滯於下位然
則執事慰千耆壽不如退一貪殘減萬笞杖不如進一
賢才貪殘退則民不待慰而自安矣賢才進則刑不待

減而自省矣貪退賢進民安刑省則執事之功可與太平無為者相上下豈當與錢穀鹽鐵之官較輕重哉某丹陽一掌版籍吏耳自幼及長聞執事之風恨不能執羈靮於門下以滿夙昔之願今執事揄揚明天子之德慰勞吳會之民故敢竭思慮冒罪憲少布腹心於左右惟執事者裁念之若令諸有待者不復於他人則某之區區百世幸甚某再拜

兩浙運使姚鉉書

伏以國家之制內外分職內則中書以發號令樞密以
掌兵政三司以計國用外則輸運之司使領方面其職
有六其政有五糾姦慝明簡稽察利害平冤權通商賈
重廢置之謂六職舉賢使能報功卹刑愛民之謂五政
六職修則國必豐其財五政舉則官皆稱其職豐財則
無重斂稱職則無弊事然則六職之要在乎糾姦慝五
政之大在乎舉賢能何則若執事之麾下地長千餘里
官不啻數十百員人心如面罔或純一貪夫狥利皆曰

上官煩劇不暇按省故安於懈惰嗜於賕賂以涜執事果知而罪之則為惡者沮矣廉吏砥節皆曰上官明允有能必舉故服於勤恪甘於永檗以待執事執事果知而賞之則為善者勸矣然則多糾惡不如多舉賢傅曰禹稱善人不善遠矣其是之謂歟故某之有待於執事也非一朝一夕矣某本無他材癖嗜儒學雖不得經指而頗知戒訓居貧而固其節臨事而專其守勾乙案籍之暇則伏讀先王之書日飯寒蔬數十本若牡牢水陸

之味而又侑之以鐘鼓歲服敗絲數千縷若衣文繡紈綺之裳而又映之以珬琨非不知富貴之可厭也蓋富而憂不若貧而樂者也嘗念事父之日食飲饘糜衣綿厚絮無何近丁家禍墮於徒勞縣官日給斗粟數十百錢同爨十餘口赭赭然皆有菜色必貨什器質衣衾而後充其費窮如是困如是誓不忍學穿窬之盜蠹耗蒼生而苟且衣食雖清白之吏忠信之民以心許我而時命艱蹇終鮮知已昨以道干少卿陳公公

以一言譽之而未深省也退而度生成之地無出執事
之門何則某為童之年嘗聞執事諮達正直提斡吾道
暨今處麾下復大聞執事薦拔良士盡公無私夙夜緊
緊然恨不能負綴執鞭以遂欣慕之心今少卿有鄱陽
之命而執事按行常潤某之區區如熱得濯但恨偶縈
負薪之疾不能興不及稽首衙鑑之下仰干題品之主
豈天復未開某以明公知之乎願執事哀邮窮滯聽察
言行若矜其庸慎擢於行伍必能恪居官次守死善道

不敢貪慢以累明德若念其愚直舉之諫科必能待詔
公車對揚王庭不敢佞媚以辱通鑒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書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是則善有所在公其
捨諸惟昊天曒日知我之不欺於執事也矣惟執事辨
而明之若執事聽之以為是誠幸矣若不聽之以為非
亦幸矣是與非窮與達皆取必執事願執事不惜一言
而裁之於戲日月逝矣功名未立文以足言顒至狂直
上知潤州陳麗天書

伏以外諸侯之重二千石之貴唱首太平必舉賢雋夫
良樂之殿乘黃伏阜工倕之室楩楠在御豈有賢太守
之庭而無良士蓋知與不知爾伏念某四歲結髮從師
執鉛槧者十五餘載矣去年再踐場屋薦名天府方將
交闢春闈鼓行文陣屬邊陣多事簡書逢午遣宰輔折
衝河朔先人奉辟請之命供傳遽之職發兵間道陷於
戎事帝用追念行加等之贈褒嗣襲之典命於柴毀之
際固讓不聽外廷有補以縣吏夙心素業堙鬱無訴今

者豈謂遭遇執事總秉部政威望隆峻銓度人物哀邮
孤幼故敢以片言薄技深自媒薦所望執事近觀厥言
遠察其行蕭艾之畹可擇蘭菊鳥鼠鷙之渚亦有鴻鵠勿
謂冗官而非秀孝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書云知人
則哲傅曰舉爾所知禮稱推賢而進達之易謂拔茅連
茹故文子之舉管庫趙孟之出淹滯善有所在人其舍
諸然某之所望不敢逮此但覬執事鑒其好學少廻惠
顧使他人無庸賤之謗公府減奴隸之責令勾乙之暇

得和鉛弄翰薦舉之際許解官就試必能昂首棹尾自
求騰踔上以副先人之心遂為儒之志遂得待問
都堂揚榷今古射策紫墀條對急政將不在他人之後
以辱公舉語其報效則有先王仁義之道在惟下執事
者裁之

上開封府薦獻書

伏以國家因襲唐制小宗伯歲貢多士率以至公之器
裁為慎選之具而尚士流私議泥而不通身處孤寒則

望權門而怨豪族名籍禮部則陵後生而幸青紫故賢能之書未上而毀訾之言已滿殊不問其藝如何耳某以為銀黃之族不無材智金玉之室亦有忠信夫以乘黃越國豈待十駕而邁逢蒙射鵰何須再發而中是以林居野處不足以自貴惟善之所在爾但孤進有材則居豪右之上鼎族多藝則冠士流之首又何待畧踐場屋多歷年所而後預等甲英傑者哉故某居寒賤未嘗怨肩舆造未嘗憂誠以公道有所

屬也今伏遇執事斡張斯文採擷英特豈敢自昧默而不言伏念某四歲從師讀書七歲學詩九歲學賦十有一而學文柰何天陋其辭不能脫頴而出今年甫冠帶方敢抱所有冒鄉舉苟執事以龜鑑量之以公器衡之則執事之惠非止謂生死而肉骨於戲以先王仁義之道報之豈敢引蛇雀故事飾為虛言惟執事者裁察之

上晁迫舍人書

伏以先王知文之可以守天下士之可以司文德故擇聰明方正之臣居左右侍從之列思得薦進以廣儒雅然則旒冕之側賢者不敢自私其禄皆欲顯忠良拔沉滯以自效故君明臣忠而後良士大夫進焉帝宋龍興奄有萬國禮樂之臣列於王庭而陞文章之職居顧問之地十而有一猶比肩也邇者執事步臺閣蔚有令譽帝用明試擢居近臣斯文載光遠近交慶孤寒之士皆

離蔬釋蹻翕然有膏粱之望誠以皇上之明執事之忠千載一時不可失也伏念某生長閭巷結髮事師抱六經知談仁義執刀筆知為紀述先哲之行從政之事雖失其具體而得其枝派其如悃悃京輦閭困於塵埃公卿門闥峻如天梯而不可履此物不終否有時而泰果遇執事不有清貴惠顧寒賤賜見於清閒之際而勉其勞苦固非敢徼一面之福幸失得之舉但念服鄭魯之訓累歲月之功不敢自賢以妄進不敢自愚以自退伏冀

執事平權衡以權其輕重開龜策以決其疑貳設鍼石
以導其讙聾瞽使迷途無長往之歎苦學無虛費之勞傳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蹤跡如是勤拙如是惟明公裁之

答杜侍郎書

月日具官夏某齋祓再拜復書于某官某跪啓溫教數
四成誦仰銜意愛至感至慰某資性疎狠門緒單孑零
丁士途孤苦萬狀恭惟高明素所諒悉不圖出蜮篆之伎
猥當斧鉞之選戎畧方警理不可辭竭忠盡愚深自策

勵豈意天幸有二成於鉅賢內手捫心何階至此也哉
秦川舊都土風豪侈氣勢相高禮義幾廢腐儒淺識以
為漢唐遺老衣冠舊俗可以三代德教化之過客貽譏
以迂闊相笑小人詆訾或浸淫上聞前史所謂隣域噬
其不能也而執事力庇其非稱以為是鑠金積羽言下
頓消此天幸之一也黨項餘孽跳梁徼外宿舊亡沒靡
所咨度加以罷輭無他智術但憶黃卷中一兩事若武
安之守鴈門謹烽火明斥堠饗士習射數歲不亡失終

然破虜羊祜鎮峴南各保分界無求細益陸抗以為彼
專為善此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終亦平吳心頗慕
之以逐麋之犬尚不顧兎豈有將王師而循小利以一
華人易一黨項者哉是欲堅壁清野以須遠畧不求目
前首級之效前之所謂邊兵皆以為怯者也而執事獨
護其短飾以威名衆言十七衆譽隨之此天幸之二也
矧五原塞外地平道闊自古西戎入寇之路臨涇孤壘
去大虫嶲止八十里無梟將勁兵控扼衝要而賊騎遠

去高奴山谷纔屬地險兵厚謀臣猛將併在一城而逆
嘗窺之無他但勇其難而忽其易謂非材者不能輕重
於敵不足顧也其於謹備西北敢不夙夜竭節以奉明
戒延安之警沿邊將佐皆被朝旨秣馬厲兵分壓賊境
以為聲援旋聞賊騎遁去皆如明識之所前料也所恨
者未能縛致戎首戮之纂街草壯麥黃尚煩廟筭飛芻
輓穀重擾邊民夢寤傍徨未知攸濟又念本出寒緒不
達人事但謂學古入官以為得計焉知以書御馬為世

所嗤獨明公信之憐之豈孔門之道果不負於後人耶
何鉅賢之眷眷若此乎東望旌棨無任瞻依感戀之至
不宣某齋祓再拜

文莊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莊集卷二十

論

宋 夏竦 撰

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

先王之有天下也仰觀乎天俯察乎地天以四時為佐故歷候不得不正也地以九州為紀故疆理不得不別也昔在帝堯稽法天象申命羲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暨禹乘四載分別九州隨山刊

木洪水無害然皆上古帝王之聖功而有區別焉夫聖人經始萬邦勞心百度皆欲先天時而後地道也三皇之季盛德廣大陶唐氏慮天時之不順正朔之不叙節候之失度日星之失次歷算之失數人民之失所乃命四岳欽若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所以明天道也洪水襄陵羣生昏墊夏后氏疏鑿山川流導四瀆分田壤之等降定貢賦之隆殺桑土既蠶生民粒食所以正地道也夫天時正則霜雪風雨於是乎可信上下經

紀於是乎可象芒甲羽毛於是乎茂育政令教化於是
乎可期故辰弗集其房而夏君征其畔官火猶西流而
仲尼罪其司歷蓋百王之大典上古之彝訓也然則定
四時成歲何先乎閏餘說者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
四分度之一以三百六十日為一歲餘六日三十日為
月月行疾又歲餘小盡六日故五年再閏以定四時之
氣也夫地道別則播種藝於是乎有常賦役職貢於
是乎有典原隰墳衍於是乎定位昆蟲魚鼈於是乎有

宅然則平水土何先乎九州說者曰州者疇也言疇其土而分別之也葢閏餘不正則歷象不叙歷象不叙則天紀擾矣田疇不分則貢賦不至貢賦不至則人事廢矣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堯之道定四時而修天紀立德者也禹之道別地利而正人事立功者也功德之際固不同矣

九功九法為國何先論

夫有國家者稽攷往制裁為政術故彝倫攸叙萬事允

治經緯不紊於繁上下皆底于道然則以典故為政者
其大有二有九功焉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
生是也有九法焉周禮曰制畿封國設儀辯位進賢興
功建牧立監制軍詰禁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
比小事大是也然則致治之本何從而先昔八世之君
不相沿襲帝者有帝道而御天下王者有王道而御天
下帝道廣而大其制也簡故其民從之而不咈王道明
而正其制也密故其民從之而不違當其陳九功于舜

禹之世其言要而其用也普其帝制之餘乎正九法于
姬周之始其言辯而其用也周其王制之餘乎夫萬物
非五材不用故九疇以五行為首民非五穀不食故八政
以食為先不正德則教化不達故書云德惟善政不利
用則民事不濟故易曰日用不知不厚生則國計不豐
故書曰民惟邦本由是善為國者修五材而民用足矣
貴穀而民食豐矣正德而天下之心服矣利用而邦家
之用濟矣厚生而百貨之本達矣故六府三事允治然

後可以制畿封以正其法辯儀位以節其事進賢才以
懲勸建牧守以司察詰軍禁以繩糾施職貢以制財簡
鄉民以施教均守則以結信正小大以表禮著為先聖
不刊之典垂為百王不易之道蓋夫帝制者尚道德者
也王制者尚法度者也先道德而後法度則民懷之而
從上矣若去道德而專任法度則四海之政官府之事
將有察而不勝者矣於戲皐陶周公之心可以知之矣

舜無為禹勤事功德孰優論

天生烝民立之司牧實曰天子天子必張官設吏布德行惠以懷萬民驅之四方上下惟其所從在其治一也而其道固不可同矣三五之君其治之至其德之盛際天接地垂映列辟者皆曰舜禹舜禹則舜禹可以謂之盛德夫舜以無為而治天下禹以勤事而陟元后然則無為勤事其有隆殺矣夫聖人功業既殊教化皆異其德隆者其功逸其德殺者其功勞逸者合於造化而及於物者也勞者滯於形器而立事者也故言事者勞逸之際

不可不察也夫無為者逸也何以逸能任人也聖人勞於求賢逸於得士當有虞氏納于大麓遂陟帝位任四岳以主內事任十二牧以秉外政任大禹垂益伯夷夔龍以平水土以典禮樂以掌山澤以治百工故可凝旒垂纊而御遐邇當宁深拱而行教化德與天道契乎淵默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易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其是之謂矣夫勤事者勞也勞者何益自任也聖人憂勤以圖治躬親以厎績

當夏后氏受帝之命乂厥水土乘四載而導江河別九州而差貢賦任其桑土宜聞啟之泣而不歸櫛風沐雨而無倦授元圭而告成功以聲身而為律度故能功著萬世濟于生民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又云小心翼翼其是之謂乎故聖賢之言舜也則稱其德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又曰舜有五臣而天下治言禹則稱其功曰盡力乎溝洫又曰微禹之功吾其為魚矣蓋德者形而上者也功者形而下者也立德立功之道其

殊久矣況禹受舜命而告厥成功乎

曾參不列四科論

登四科者十人而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而曾參於孔門為達者也不預十哲之選其故何哉夫仲尼生周之末立定哀之間斯文中微不絶如綫乃以仁義之道行忠信之事攷其言行采其材智得是十子第為四科以標儒雅之道其選益至矣而參不列其間者念其道

有所未至矣試嘗論之曰孔氏四科之選皆有賢哲之具體者哉非各言其一也賢者百行之先關一不可顏閔非獨以德行選也游夏非獨以文學舉也宰賜非獨以言語稱也冉季非獨以政事擇也益有五常之具德而後列其所尤至者哉故德行者豈無政事政事者豈無言語言語者豈無文學斯互舉所長之言也而曾子惟以孝行著聞不能具得能者之體但行其一端故所以不列於十哲者也若孟子所謂伯夷叔齊聖人之清

者也言衷齊不食周粟采薇首陽蓋得聖人之一清德耳蹈道則未也由是觀之則參之事夫子學其道推其心但得聖人之一孝德耳言其材則未也或曰參也孝何以非賢哲夫十子者有四科之德豈無孝乎蓋孝在其中矣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仲尼之門英賢之選而薄於孝行聖人之心何以言哉或曰孝者百行之先居在四科之上夫孝養之道誠為至性然莫逾於德行故仲尼嘗曰孝哉閔子騫而居德行之科蓋孝者無以逾於

德也是則有其德然後列在其間而參之孝一介之孝也仲尼嘗曰參也魯故為之說天子諸侯之孝以治邦國以及百姓以廣其志

開封府試三正循環宜用何道論

先王應天祚數政令歷象為貴因損為重故春秋之義正月居王之下示正朔自王者出也當帝道標季王化資始夏商周之君代王寅丑子之正攸數夏后氏憂勤而治溝洫禪讓而陟帝位以大簇為正簇者湊也萬物

湊地而生陽德之盛者也其色尚青其樂大夏祭禮尚
氣壯用驪駒商放桀而取神器慚德而朝萬國以大呂
為正呂者助陽宣氣盛德之中者也其色尚白其樂大
濩祭求諸陽時用日中周伐紂而王天下戎衣而威遠
通以黃鐘為正鐘者種也律呂施種而出盛德之初者
也其色尚赤其樂大武禮貴兼用壯取辟壯於歲商循
于夏不敢居盛而處中周循于商不敢處中而履初故
觀之正則其道可知也仲尼曰行夏之時又曰吾欲觀

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蓋知夏之律
歷四氣可以平分也三代之季秦以十月為正漢初因
其弊而終革之太初已降率以夏正為定典夫陽生于
子大人道長羣陰尚壯天地閉塞若政教立而未布文
章施而未煥陽漸于丑其氣欲勝宇宙凝沍庶物猶蟄
若刑政孚而未達化育至寅其道大振
草木甲坼土膏脈起萬物喜其嘉會陰德伏其摧剥若
道德之教未畢禮樂之文皆至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

覩之時也吁政有大小德有盛衰三王不可以共議三
正不可以同道當循環而後知其政德焉故史遷曰三
王之政如循環窮則反本國家革五代之弊繼隋唐之
基謂湯政多慚周業孔武恐不足以表仁義之化宜乎
用夏道躋禹德所以同時令齊閏餘節春夏之和正歷
侯之始使告正朔于天下而民知其盛德焉君子曰邦
有道雖商周之正可也邦無道用夏正將無補

曹參守職論

漢曹參自齊入相飲酒繼日惠帝讓之參謝曰陛下自
察神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耳觀臣孰與蕭
何上曰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皇帝與蕭何
定天下具法令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
乎吁君之不逮在賢舊致之則堯舜可也已之不逮在
道德進之則皇夔可也況世革秦弊時在守文創業之
君則兵以詭勝事以時設有刑戮之威而無縄墨之制
高皇帝承秦弊而起遠近響應數年之間平定四海暨

繼世之君則當守仁義循法度制禮樂易章服撫內外明刑罰官賢材親宗族所以基太平而遵王道也傳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故文武之政周公制之成王襁褓而德及三代豈成王之德參於文武乎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自疆況治民乎君則限以高祖已則限以蕭何而不知古聖賢有殊功異代者矣謂天下定而不可復危法令具而不可復易我不擾則天下靜我無事則天下定嗚呼三城長安役衆百萬簡易之道邪降灾雨血

桃李冬花無為之應邪勿失之職復可在哉益參祖尚黃老飲酒不治憑託異說以致王室陵遲諸呂弄權實參之自與

獄市為寄論

夫先王獄以定刑市以聚物刑必正其枉直物必辨其良偽其來尚矣漢曹參起於獄吏執圭而侯以將校之材迹黃老之奠政事之失必以寬晚歲罷齊相屬後相曰以獄市為寄慎勿擾焉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獄市

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吁獄者鞫訊過
罪笞掠參至姦吏市法出入生死良民受辱引罪自誣
大獄一起寃者大半在乎察人情偽緝吏之深刻先王
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禮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
之市者聚會民物貿遷有無貪賈縱欲翔貴時價憸民
幸利雜良以苦在乎節馴倫於末民戒巧詐於貪夫先
之以經制後之以教令周禮曰量度而成價賈劑以結信
王制曰姦色亂正色五穀不時不鬻於市周孔二君子

制禮刑書罔不盡聖人之道絶姦究之路故姬旦滅商紂誅管蔡而成康刑措四十餘年仲尼為中都宰市無二價路不拾遺蓋成之以廉耻防之以仁義衣食足而民不爭刑罰舉而民不犯也至秦以獄市之大并容不擾蓋德吏而殘人命惠姦而耗民財亂則可期治乎何有後相之語欲知大體參不能以正君臣尊王室審號令提綱紀之道語之反以亂政寧為後患夫漢接秦弊化墳籍煨燼世無所聞而黃老之語在焉苟擇其善者

從之亦可以少裨政事而參乃入不由戶反道亂常得
非舊獄掾縱姦為豪暨處上位惡傷其徒憑托異說以
惑於世邪悲夫

開東閤論

漢平津侯開東閤待賢當時諸儒亦有稱者近世以為
有急士之風美其事者多矣而或不知其意焉夫侯起
於徒步屢歷顯位而拍陳兩端以惑時議棄背宿約以
阿上旨外無別材飾之以詐至於覆布被飯脫粟故買

臣難其短汲黯訐其偽自知無功以速官謗故設東閤
假待賢之名以誘士大夫之譽夫待士者育其材觀其
能採其謀而行之擇其賢而進之故平原下士得毛遂
以安趙郭隗禮賓得樂毅而霸燕侯為相六年招待賢
儁而史籍所載由其門出者卒無一人豈漢併六國而
無賢乎當此之時匈奴寇邊諸侯構怨侯未始定一計
以安之豈多士而無謀乎夫開閤而不能待士待士而
不能用與邸墟庫何異焉設使相天下者賢材在朝

則進之在野則升之豈開閤而後為賢哉於嚴助董仲舒之徒賢人也俟而陷之寧有進人之意邪益善為釣名任詐之術使後世美之惜哉

不教吏職論

漢辞宣不教子惠以吏職漢書備之矣且曰吏道以法令為師何可學也時人以為然夫國之大者君臣也家之大者父子也君臣正則國政行父子正則家道成君明而能教臣忠而能諫則國之正矣父慈而能訓子孝

而能爭則家之正矣石碏以教子以義方仲尼戒鯉以詩禮韋賢授之以一經鄧禹專之以一藝後世稱之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況父兄而不教乎蓋事莫大於學學而後能其事銷金石者不累日揉曲木者不累月若教子以一經之書三尺之法則不止於職也夫吏職者民以寬猛吏以畏愛事以時變教以俗設府寺州縣郡國天下雖大小異器而其政一也何謂不可學哉夫生而知之則周公仲尼其人也自茲以降未有不學而成者

漢興則仲舒學春秋而建大議安國學尚書而為通材
君明學易而知變稚圭學詩而從政故制斷無失宰割
有宜厥功茂焉宣謂不可學者益起於獄吏斗食之下
暴歷顯位不習經義何以語人哉嗚呼吏事不能言況
大道乎子不能教況生民乎故當宰天下之際官屬議
其煩碎天子淺其儒術六年無補於政事宜其放棄焉

李德裕非進士論

唐文宗議貢舉曰子弟寒門但取實藝宰相李德裕對

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其祖尚浮華不根實藝
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自小便習舉業日熟朝廷問事
臺閣儀範不教而自成寒士固不能習也夫治平之器
曰政布政之具曰文守文之基曰道行道之大曰士士
之於政由左右手焉故有國之典先夫取士雖沿革異
軌而同歸求聘之塗古者諸侯薦賢有三適之制射宮
選士觀五善之節姬周受命文物明脩羣吏獻賢能之
書登于天府樂正論造士之秀升於司馬進士之名立

矣禮賢之道廣矣暨六國行玉帛之聘兩漢立四科之選魏晉或表薦而登仕齊梁或版辟而起家故孝廉明經之科秀才茂才之舉限以年之制射策待詔之選損益無常而察言觀德之規不妄設也李唐御統艱厥制度立進士之科正名也行辭賦之選從時也而天下之士誦詩書秉刀筆乘仁義之道而進朝廷闢場屋詔宗伯以方圓曲直而取名材大儒比比而有然詩賦之制非古也古者國風雅之謂詩不歌而頌之謂賦暨三

季移統七雄黷武大道既隱正音去矣故少卿五字以
叙別鄒孟四言以述祖陸謝勵鋒於晉宋任范治榮於
齊梁詩之體失矣頌刺之義微焉若孫卿暢幽惻之意
屈宋起迂誕之說相如閎衍以前導揚雄淫麗而後殿
賦之體隳矣規諷之旨衰焉唐興文流愈甚前失孰彫
飾為規矩正麗偶為繩墨詩則協聲而合律賦則限韻
而拘字燦然清才而不復質矣譬諸栢梁永明體猶若
秦漢之於唐虞也故德裕許其浮華則可矣至於言朝

廷顯官須公卿子弟斯言之玷無乃甚歟夫諸侯襲封
功臣繼絶須子弟奉祭祀而爵及世也若其靡恃門閥
之貴屈身士大夫之間講習仁義延揖時譽有緇衣之
美成作述之志雖寒士之賢弗可加也若其尚輕肥之
飾馳逐豪俠之伍以奢僭自大意氣相爍不知衣食之
出而忘弓裘之業雖將相之世不可任也哀哉堂構之
業多墜嗣興之賢甚寡若子弟不教而成則堯之丹朱
舜之商均皆可君天下也況父母之聖非教不行也國

之治非目不熟也臣之良非師保之無功也何教之而不成目熟而不知保傅而無補哉葢上智下愚之不移也故楊興說於史高毋薦乳母子弟王吉疾其驕騖請除任子之令則知子弟之才非專任之器也詩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書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況朝廷崇爵豐禄設官分職治亂之道不在它而在賢愚也子弟寒士賢治愚亂其一揆也然則子弟以嗣蔭而受禄士以歷試而頒爵歷試之下黜陟章明故士之不肖者

鮮矣至如傅說胥靡而興湯呂望屠釣而王周管仲商
販而霸齊由余戎狄而强秦斯皆歷試諸難登將相之
任誠不讓於子弟也故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
皐陶伊尹不仁者遠矣易曰責于丘園書曰野無遺賢
則豈謂子弟邪若以寒士寄急衣食不能熟習德業則
仲舒下帷倪寬帶經乃子弟耶若以寒士杜門閭巷不
識闕朝儀範則仲尼正魯國之雅頌叔孫定漢之儀制
亦子弟耶夫志士之學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將負周

孔之戈而春楊墨之喉以聖君之道左之生民之心右之誓銷漓薄之器於太平之爐故遑遑然急於行道也雖九經之奧必獲仁義之府載籍之廣必取禮樂之制前言往行燦燦在目立於朝無慚色無愧辭也書曰學古入官此之謂與得士之道不其偉哉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於戲宰制天工也當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發號令革襲因損頤指而行何不合言之有苟以選舉之制離失中道則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擇善

而行斯可也苟謂辭賦非古則策以時務問以康濟非五經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則經緯之術宏達之材見矣而德裕以林甫餘烈陟位國相知簡賢附勢之旨無宰制補衮之德而塲屋之下英傑間出縉紳之士勲名相望欲騁材術專國政不可得矣故將隳貢舉以杜賢路進子弟以崇私黨俾朝廷之人無能傑出已右故宣宗制曰委國史於愛壻之手寵祕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引親暱斯乃柅其咽喉而中其膏肓矣厥

有朱崖之貶以謝天下宜哉

議

秦烏氏倮與朝請議

議曰王者賞不失功爵不隳典車服有等貴賤有別所以
賢者知勸而禮不踰閑也秦負戰霸之業竊乘帝王之
器下良民而右富商棄禮文而圖貨殖烏氏倮以繒綵
私遺戎王谷量牛馬令比封君而與朝請吁非三公九
卿之世無平邊富人之策徒以交市衣畜聚蕃育起

於商販之下而伍侯伯始無一命之重而參朝謁名器兩失禮義交喪古者位以制賢祿以疇庸論道經邦以被公衮積行累功以致侯服今茲澆漓淫而不典儒學之道罔敢貨賄之力將相之世靡及并兼之家雖天子親傳組綬躬給廩食位不足以勸賢材矣古者朝以辨等覲以頒制玉帛修贄而後會等威有序而後見今用非辟奚倫喪敗銀黃之貴而肩蓁牧之夫明堂之下而朝畜產之主雖闕廷日定冠冕歲制輿服禮不足以別

貴賤矣使耕隴之民游手商賈衷奇珍之貨私匈奴之人修六擾之業競刀錐之利滯貲以要君上累鏹而駕公族翕然風從以競末作是則稼政不修蒔器不緝栖畆之糧不暇穫吐絲之蠶不及飼卒有凶札之變兵革之急萬民嗸嗸金玉不以餬口六軍凍瘃牛馬不以挾纊雖欲復農不可得也於戲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賞罰自失沮勸則差故禮賜君子小人尚不同日葢慎之也守國之器禮之為大去禮而行何以享國宜慎守之哉

唐免宗人役議

議曰復徭役者地則兵火凋殘水旱涔瘥行李所經戶籍新復人則鄉有善行家無兼丁者預焉斯有國者之典法也李唐氏受命之二載詔天下宗人無徭役吁李氏之姓伯陽之後周跟隋季且千餘祀姓族滋蔓率十三四焉既高祖乘隋室之弊北起晉陽西圖函夏百姓烏合以附成大業者非獨李氏也何黨之甚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元后作民父母是則天下之親

皆親也天下之姓皆姓也若諸侯陪臣因王父之字以為氏則天下之民以君為氏明矣而不姓之者不可一也三皇之世則三皇之民也五帝之世則五帝之姓也堯之民比屋可封非獨祁氏也紂之民比屋可誅非獨子姓也禮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傳曰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斯焉之義何以處之前所謂兵火而免者蘇其業也水旱而免者濟其艱也行幸而免者醵其費也新復而免者寬其作也有

善行而免者勵修德也無兼丁而免者俾養親也至於同姓而免者餘不知其所利焉則天下豪猾之民將棄巳氏而即李姓潤耕廣種而幸成其私行之不已則天下之姓三分而二冒於李矣

文莊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莊集卷二十一

記

宋 夏竦 撰

重修潤州丹陽縣門樓記

縣門樓建鼓之所也號令之發始乎鐘鼓興居之期啓閉之節由是乎達故其墉扈歸如其樓軒如冠廳事旁屋狀人之有冠冕若之何毀之令年夏初予視厥職憫夫斯樓積有年所墻敗於左木隳其右風雨所陵埃壏所

侵官而弗省其誰治之乃役工百餘揩伐木十餘本易其數梁替其數楹塗其墉赭其欄取其壯而不取其宏務其完而不務其華後負練塘前壓驛道山阜表其東津梁續其右望之敞然有宮府之風登之廓然有小天下之心使吾民如棲之完善政如棲之新則百里之間可以無瘡痍矣後之為政者可不勉之哉

賜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寺常住田記

會稽之西部吳郡之東境山之美者武林在焉晉咸和

初常有梵僧歎其峻極以為鷲峰別嶺飛至茲地由是
依山起刹名曰靈隱蓋言靈山之隱於此也奇迹既彰
歷世增葺繚垣危磴叢楹鉤檻樓觀之華勢勝之美首
於餘杭善巧啓導之師若燈炬以相續精勤憤悱之士
譬雲霧而畢臻世有人焉其来尚矣國家同文區夏洎
聲葱雪五天飛錫四海浮盃訪道而來解裝相繼天聖
之間有衆七百每結趺聚飯應器如雲俱羅之施難充
維摩之化靡及爰有上首始議墾田迺獻像於東關請

播種於南畝我尊號皇太后恩深外護心等大慈授諸
佛之記言布羣生之勝利威光所照物成金色慧力之
感地見寶嚴若夫平決萬幾將明百志動遵法度慎守
典彝以為道釋名田禁於創置國之舊制豈敢廢焉然
吾保育嗣皇紹隆景業素依佛寶孚祐帝躬冀其萬壽
無疆百祥申錫在諸服玩予何愛焉乃賜直百萬市田
二十五畝以施之歲輸舊賦天下之為公也永充淨供
福田之無極也彼給孤施園非續命之要妙意設食無

宿飽之資若此因緣則為殊勝乘天時以稼穫絶水火之虞治防庸以蓄泄靡旱潦之患地種盡墨而可窮此功德無窮恒沙皆寶而可盡此布施無盡諸菩薩僧觀是田者應合釋迦如來以信心為種以精進耘鉏因田以悟法諸大比邱受是食者應念香積如來以甘露為味以大悲普熏因食而證道然而悟無所悟者正悟也證無所證者真證也無離塵垢以染於淨無求寂默以住於空三界不見於身心萬法本忘於封境舉足所之

皆是道場適意而居莫非宴坐夫如是者始可以享斯
田施消此飯香報兩宮之慈恩恩續諸佛之慧命也哉臣
幸預譯場叨觀秘藏遐推往記切考茲山能仁出世千
載而神僧建寺七百載而聖人施田由是知山川龍象
抑有冥數以待聖神乎奉命昭紀刻彼靈區皇太后右
序嗣君崇修妙果施夫疆畎教天下之至慈也皇帝尊
事母儀布宣聖愛勒於金石教天下之至孝也率土之
濱含生之品一切見聞得不踴躍於茲辰哉時天聖四

年歲次析木仲夏望日謹記

御書慈孝寺碑額記

慈孝寺成朝廷命史官頌故實將昭銘於金石永垂耀於文象聖上穆清之暇熏祓以觀且曰先帝大猷太后聖德備在茲矣非天下之妙翰孰為奇麗之觀非朕躬之親筆罔罄寅威之禮由是上自題額命翰林學士綬書文百工相趨萬區載躍以為極帝王之能事敦恭愛之大本英華聖域煒燿國經巍巍乎亘千古而不朽者

也皇太后歎嘉睿志濬發慈言申命史氏識諸碑陰臣聞聖人因親嚴以教民故能感天地本文治以化下故能緯風俗然則召至和之應成惟幾之務垂世烈而潤皇業者必繇斯道洪惟上聖天縱多能厥初啓朱藩踐震邸典學時敏博志大成及乎集丕統迪詒謀益復研精書林垂思藝圃探七經之奥蹟鑒百王之治亂非仁義不圖於政非禮樂不訪於朝而又師臣勸講之餘碩儒進讀之暇寶跗在御晝漏移刻秦峯之篆頡篇之楷

倒薤之妙拂素之工出自生知動超神品當以為開元
以降御題碑榜標桐柏以尊道揭麗正以崇儒未足以
移雅俗之風恢至要之體故是寺之建也飛白崇真之
額所以奉先獻攄永慕昭定陵之遺烈以繼文而教天
下也玉篆慈銘之首所以宣懿鑠闡慈訓尊長樂之美
業以愛親而訓四海也昔羲畫八卦以啓人文禹錫九
疇以贊皇極參之聖功偕為盛矣若乃翔翬結宇液金
填畫騰虬龍於蟠首潤雲露於翠珉映調御之相光陰

詞臣之妙墨奎躔婉其鈎曲珠斗煥乎闌干固將太一下觀百靈潛衛為億祀君臣之法昭兩宮孝愛之德也

哉臣忝貳近樞荐拜嘉詔仰欽累盛之懿彌負重陳之怯唯頌次典則勒諸左右云天聖六年八月朔日謹記

青州州學後記

國家制天下肇有十八路京東首焉西起甸服東漸淮海南畧洙泗北際河濮闕防之要控制之重城闉之大室居之盛青復首焉建隆距明道繼政四十有二皆巖

廟勲舊臺閣材彦方重鎮俗嚴明馭下信孚惠洽吏端刑清潤金石謳謠誦固亦多矣若恢教化之原崇學校之美惟丞相太原公有焉天聖七載公委遠時柄來牧故鄉以平章庶務之心斟酌元化之手裁量一郡豐功懿蹟不容談矣其最為薦紳所稱道者以公頃奉鄉書偕郡計冠多士長百工洎偃息作藩雍容立政事必敦本仁不遺舊忠也欲報朝廷而不已德也將流里閈而不竭於是出私俸起官學天子賜圖籍掾屬制油素三

齊懷筆千里擔簦鼓篋於朝佔畢於夕數學在焉若夫明大道之本觀三千之奧將欲佐人主庇生民經緯天地制作禮樂刻百代之模定一王之法者可以謂之文矣騁六藝之精練當時之務將欲對清閒之問廣漏刻之聽高議雲臺以決安危約史金匱以定褒貶者可以謂之學矣博貫百氏並授五業將欲藻潤謨訓勸講帷幄主文以陳諫道託寓以達下情箴規庶官粉澤時政者可以謂之材矣記問之師句讀之學飾小辨事空言

諄諄相高篆刻自嘉白首弗底於道盈編無益於世者
丞相恥之予亦恥之東秦奧區全齊盛府俗漸鄒魯之
教人多海岱之靈朝家好文輔臣善誘而不能寶寸陰
刻素志扶名教訓孝悌建希世之策數及物之德彼維
師賜履於周平津始封於漢果何人哉游於斯者無自
局焉建學後三載東土荐饑予猥奉使指謬踵前良且
以疇昔政司陪貳台鳥敢勒輿頌以永德音詩云君子
能長育人材傳云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茲學之謂歟

堂皇之建職次之設皆備前記此不復書時景祐元年正月朔日記

海雁橋記

頃歲山東旱蝗予被詔救寧下穆陵並濰水出萊陽轍黃腫野無蔬茹市無血膏有客饋海雁六弗忍為膳育於青州之柳亭亡其一後數載予內徙睢陽聾五雁縱之南湖一夕舊客過都知之撫掌橋側五雁悲鳴飛集園繞膝下至暮戀戀不能去觀者為之出涕斯禽受人

之恩不過稻粱養育歲時耳尚數年而不忘其主前史有委質事君高軒列鼎而不能盡心於王室者殊可嗟焉國風美關雎之不淫嘉鳩之均一蓋有資於王化也因題是橋為海雁橋以旌之時景祐三年十月日記

青州龍興寺重修中佛殿記

左海瀕石岱畎沂蒙亘其南河濟徑其北厥壤廣衍惟青州焉唐以盧水平地置平盧軍其城縈帶山岳控引川瀆氣候高爽風物榛戚雅俗雜處脩塗四達富焉庶

馬東夏之都會也中有佛圖實曰龍興寺舊以為田文
之第地勢斗絶堀坳洋水之陰樓觀飛注翬翔重闉之
表東踐絶澗徑度於闕闉西瞰羣峰旁屬乎原野十二
之勝盡於茲焉寺中有殿宋元嘉二年建甲子十周棟
宇隳圮常坐比丘畫樞化青人得鎔三百萬以新之又
錮以石階繚以綵檻後增二亭左以蔭銘識右以藏鼓
格世傳孟嘗飯客以鼓為節其格存焉載祀寖久木石
刓脫但上畫飛仙殆非當時器而寺僧寶之以傳疑焉

或曰佛何為者邪夫太始既分皇衢既遠舜禹揖遜湯武干戈自樸而雕自淳而漓姦宄鋒起智詐火馳是以天生聖人於叔世分三教以救之九州之載人性淑均道德可以化焉禮樂可以教焉故商武丁時生老聃於瀨鄉周靈王時生仲尼於昌平流沙之外西戎即叙非威神攝受權實開遮莫能變獷悍勝殘雲故昭王時生佛於毗嵐然今古之論罔不折衷於仲尼昔夫子自謂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於老氏則曰其猶龍邪於

佛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以是論之則釋老皆聖人之救世者也夫子不之譏焉或曰樞之新是殿有功德邪夫天地者煩惱之燬宅也世界者生死之業流也人之生也與愛俱生忸怩乎名利蓋纏者嗜欲鳥驚獸駭馳走乎烈焰龜沉魚躍出沒乎驚波翳元明而不知甘衆苦而不恨忮忌而得者謂之能放肆而前者謂之達其生也與夢寐等其死也與糞壤俱聖人哀之故為之御三乘之輪艤六度之航以接癡冥以拯昏溺後之登

是殿者若睹相好以攝心歎寶嚴而起信固可以遠謝塵垢坐空妄幻若瞻白毫之光悟見精之不動聽寶鐸之音覺聞性之常寂固可以返照真際旋復本初證菩提心成無上道由是觀之則樞之於茲殿有無量功德矣予嘗守茲境目樞之勤聊紀勝因以刊石時景祐四年八月朔日記

杭州寶雲寺記

寶雲寺者吳越忠懿王所建千光王寺也西方之教東

流震旦盛衰由於祇奴輕重繫於震歷五代紛競諸夏
陸梁妙音阻而不通法器垂而將墜惟錢氏之守澍水
也稟天王之正朔受如來之教戒是時吳楚閒國號為
有道諸侯帶江負海列郡十三數世百年干戈不試益
以為得大雄法力故竭寶玉崇塔廟具香華鳴鍾鼓以
事之嘗有里人張仁昭者誦薄伽梵姥陁羅尼積有年
所感召殊祥攝衢州刺史翁成起聞之欲旌其事乃請
於王以乾德戊辰歲春二月創是寺於錢塘門之西建

千光王像因以名之其制則臺門前關紺殿中立高樓東建鴻鐘屢發案臺西峙龍藏常轉旁儼像設後引堂構經齋方丈温室雲廚四百其楹再潤而畢面白傅之湖負武林之岫右則鵲巢遺阜左則星隕派峯石怒欲飛松怪如析梵聲飄海外香雲蔭空際清吹時落纖塵不飛乃朝貴遊心之境蒼生祈福之所始請睦州九峯山僧環省升法堂談妙義未幾而終復請衢州鎮境寺積善禪師義澄登寶座語真空於斯為盛是二師者皆

學於郡永明寺道潛禪師悟諸夢幻泡影無有言語文字以心傳心深入圓頓故其門聽法者朝夕如市焉洎我國家受命之十八年王俶歸朝奉圖獻地皇明所及佛日重光雍熙二年寺僧有因請真命於闕下太宗皇帝詔以今額賜之革僞號也中貴人藍敏正書之勤佛事也時法鼓重鳴金姿再構讚唄鐘磬盛於往初洎淳化改號之明年積善大師西向右脇而滅其徒義隆傳衣受法俄亦圓寂懿夫禪源未涸達士挺生於是義澄

法師屈知寺住師神彩高擴藏識圓明慈悲以導衆生
貞諒以接朝士禪誦之暇務以莊嚴爲意故咸平三祀
選日庀工階砌殿堂悉增前制化清虛於妙樂擬莊麗
於祇洹爲南國之名區作西郊之極觀有大善知識作
是言曰善哉寺之興也有五善焉張仁昭之感應翁成
起之信重忠懿王之崇建僧有因之請命藍敏正之書
法法之行也有三達焉九峯之證入積善之辯慧義隆
之傳授足以表名山之昭感示皇覺之遺休若夫攝五

善之心證三達之法景行精進十四年於茲者則有法證公焉浙江東西其名尚矣固可書諸金石垂於不朽者也某素肄典墳專談仁義未窮觀於八藏難了悟於三宗奉運使兵部尚書郎江夏黄公世長之命不敢固辭但記其興置年月傳授次第而已若叙頓漸之宗開權實之義破諸有相以至無生盖有格言請俟能者

台州延慶院記

臨海濟靈江而西越萬步至括蒼山與真隱山並間有

垂流千仞激石成淵蛟龍宅之而雲雨攸生歲有驕陽亢極並禱羣望寂寥無證則刺邦之守臣帥寮屬而禁之薦牲沉玉以請常有雲油然發乎湫中瞑山暨川雷震風動不崇朝而雨足予佐郡再祀而兩往既享既禱絶澗而返至於山麓坦然右平顧之則有浮屠氏之宮在焉道出於側因憩其所視其榜曰延慶院問其僧曰仝議考其興替索其傳記則梁天監初始建為龍山寺至唐會昌五年而廢未暮復興開平中刺史駱延訓親篆

榜而改之為龍潭院唐祚不永錢氏據有浙水忠懿王
倣始領此郡復新其額為戲龍院皆以邇龍淵而得名
也國家受命旁宣教象我崇文廣武儀天遵道寶應章
感聖明仁孝皇帝告成功之歲有詔賜今額焉問其授
受則遠者不能詳矣詰其近則乾化中有僧常一始旁
鑿靈阜全葺棟宇次傳慶仁道進雲泰雲興令逢至於
全議凡七世矣其殿宇廊廡多全議糾檀施所就也觀
其巉崿齟齬溪流汹湧古木怪石偃蹇盤踞雲物萬狀

融冶凝結疏篁茂草挺擢蔓衍高下嚮背宛為靈區嘉遯之室不築講學之館未締竺乾氏方牆華屋即而有之於戲盛哉麗哉既盛且麗控引勝絶四方之中豈獨於此予關掌郡事政不專出無明誠以感造化無至仁以召和氣雨不時至下民其憂故再走靈湫得請於廟憩於是舍須雨而旋噫豈人至靈而弗神於龍彼裸壇於齋者獨何人哉豈脩已行義之有所未至乎當以日繼月而誠吾志屬寺僧全議固請作記因并書而授之

俾勒於石使後之識者觀斯文知不徒然而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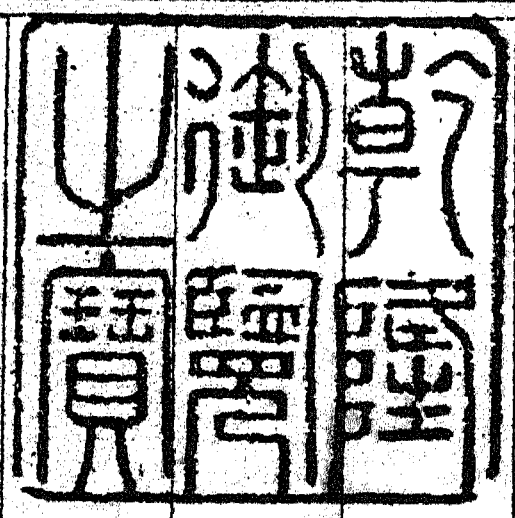
台州天慶觀三官堂記

台之郡治東出百步且北抵山有古宮室舊傳茅盈駕鶴上仙始建為白鶴觀既廢至唐明皇興之築天寶之臺於庭書以開元之榜唐命既革棟宇將朽洎天福五載永嘉威儀葉後已之門人太原太師黃永乾惠然來居始議興葺凡五十祀乃傳門人張日損太和冲融悃幅無華黃老之教擇其正而後學藥石赴人之急不避

風雨時議以為長者上即位之十二載勅本郡以禮遣
至闕辭疾不起由是遠民始知日損有高尚之節會國
家降禪於社首有詔改賜觀額為護國由是遠民始知
朝廷有清靜之治乃有石湛來俊等獻直三十萬請新
三官之堂以列塑像以廣焚修既就予往觀之而不知
其何神日損曰道家之說太虛之上虛皇在焉分命元
卿治於紫微酆都清冷之宮而三元按籍考察天下有
猾黠詭異苛忍暴謾險詖隱慝僭妄欺偽者可殺可奪

可貧可賤有信厚仁惠恭遜和易謹愿端方孝弟正介
者可安可壽可富可貴故上天有命宥密無聲疏而不
漏如合符契者三官之職也噫吾嘗讀聖人言有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又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常疑造
化中有主邪其自然邪果如日損言則三官其為主者
乎夫位有上真職司造化能使天下枉者直善者安暴
者夭仁者壽貪者損廉者益險雖盡杞梓之材為之宮備
山龍之章為之服鬱玉帛之禮為之薦日祀而辰享可

矣非謂無名之土木也予結髮讀書弱冠為吏未嘗為
惡惡亦不及從今以往益致於善以聽陰隲以驗三官
之說



文莊集卷二十一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錄　貢生臣程廷璋
謄錄　監生臣嚴續曾
謄錄　監生臣俞光豫